老城旧事（第二版）

# 第一回 游故地触景生情 忆往昔天地含悲

今年清明前，我邀约几位当年的好友，重游阔别了三年多年的老城。在老城附近游玩了几处名胜古迹，特别是双塔寺和晋祠，依然是宏伟壮观。在这游兴未尽之余，我又想起了当年的一桩往事。

所以，我凭借着我那模糊的记忆，边走边问，后来干脆直接在报刊亭买了一张本市地图，乘着公交车，来到了当年的那个兵工厂旧址。其实这个兵工厂早已改产，周围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乎没有了原来的样子，唯有那棵大榕树，越发显得枝繁叶茂，还有那幢小洋房，依然还是金碧辉煌，气象更新。小洋房前的那两棵迎客松，早已遮天蔽日。小洋房的四壁墙上，画满了水彩漫画，尽是些花啊草啊，院子中还有许多生机勃勃的小朋友。小洋房走的是正南门，门楼的两边书写着六个大字，一边是“金太阳”，一边是“幼儿园”，显得格外醒目。

我一个人站在那棵大榕树下，注目凝视着幼儿园内一个个穿着统一服装的小朋友，都在活泼快乐、天真无邪地玩耍着自己喜爱的玩具时，我的内心洋溢着一种由衷的喜悦，但是眼前的一切也使我感到了一种失落，因为看着眼前的一幕幕，再回忆往昔，早已经物是人非，当我追忆到当年的那幢小洋房的主人时，我不由得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仲夏，久旱无雨，天气异常闷热，白天烈日炎炎似火烧一般，就连在树荫下或河边乘凉的人，也觉得心烦燎燥，晚上也是没有一丝凉意。

在那护城河的河堤柳树下，很早就出现了晨练和闲游的人，这是，天空中还有不少星星在眨巴着眼睛，好像是再跟人们开着玩笑，也像是自己已经忙活了一夜现在又乏又困的想要休息了。在前边几点到上的霓虹灯下，有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像往常一样，头顶上扎着一条半旧不新的白底带花的毛巾，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从毛巾没有遮严的两鬓，露出了两匝几乎白完了的头发，上身穿一件月白色的衬衫，肩膀上还补着不同颜色布料补丁，下身穿一条浅色长裤，还是老式的大裆宽腿裤，系着一条鸡皮皱腰带露出有虎口长短，用两根一指多宽松紧带绑着两条宽裤腿，脚脖处跟个灯笼似的，脚上穿一双36码的半胖不瘦的黑色平绒平底圆口布鞋，一双银灰色锦纶丝袜，双手握着一把长把子的千叶扫帚，非常吃力但是认真地打扫着街道上的垃圾。当你仔细打量她时才会发现，她本来是个残疾的人，手脚都不方便，从她挪步的姿态才能看出她是个跛脚，走路时一瘸一拐的，不过，她人缘很好，凡是路过的人都会热情地向她打声招呼：“芳妈早啊！”，她也会很自然又不失亲切地回应道：“您早，您早……”。

直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她才吃力地把这段街道的卫生打扫完毕，这时她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精疲力竭了。不过，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她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她今天和往日不同的是，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扫帚，一路和人们打着招呼，回到自己住了十六年的小屋前时，天已经大亮，太阳即将冉冉升起，在她住的小屋前和街道上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有大人有小孩，有男人也有妇女，有人高声喝骂，也有人窃窃私语，还没等这个跛脚老太婆回到自己的门口，便有个女人急忙忙迎上来说：“芳妈，你看这事闹的，你可算捅了马蜂窝了。二林他妈在这已经好大一会儿了，你要是惹不起她，干脆别回去，到别处躲躲吧，那小洋房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干脆搬到那里去住吧，哎，实际吧，你倒也是不该跟二林结婚的，他妈来兴师问罪，人家也算是师出有名……”。

还没等这个女人把话说完，跛脚老太就打断了她的话：“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我和二林的事，是双方自愿，没有强买强卖，我俩结婚，不违法，不犯纪，怎么就不能结婚了？”。几句话说的那个女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灰溜溜地闪到了一边，跛脚老太正心安理得地往前走着，冷不防二林妈从人群中挤过来，二话没说就“啪”的一记耳光打在了坡脚老太的脸上。由于芳妈没有防备，二林妈又在气头上，用力过猛，况且芳妈本来身体就不好，被二林妈一巴掌扇了个趔趄，一阵向后倒退了好几步，要不是旁边有人扶的及时，恐怕芳妈早已经摔倒在路边。

二林妈不解气，还气急败坏地满口喷着白色的唾沫骂道：“我见过多少不要脸的，可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叫大家说说，你都已经是土埋大半截的人了，还有多大的骚劲，守了快二十年的寡了，现在又要梅开二度，再说要嫁就嫁个半死老头算了，好不该拿俺家二林开涮呀，俺家二林才二十六岁，还没你儿子大呢，你都五十八了，比我还大三四岁，到底谁是婆婆，谁是媳？嗯？你不是成心糟践我家二林吗？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当初就不让二林去搭理你，省的让你来祸害……”，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叫骂着，总算被一帮看热闹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连拉带拽地架走了。这时的芳妈显得特别的镇定，用她那只左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从容地从腰间裤腰带上，摸出了一把有了绣色的钥匙，打开了小屋的门锁，走进了自己的小屋，从一只水桶里舀了一瓢冷水，顺手摘掉了头上的毛巾，洗了一把脸，连饭都没吃，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走出小屋反身把门带上，径直来到了小洋楼里，打开房门，收拾着各个房间，累了就歇会儿，不时腮上还挂着泪珠，谁也猜不透芳妈的心思，今天是她和二林结婚的日子，说起来应该高兴才是，可对这个倔强的女人来说不时这样的，可谁都没有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就在这天晚上，正当人们高兴地给她和二林闹洞房的时候，她却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自己的小屋，点亮的油灯，深思了良久，用那个颤抖的手，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圈圈点点，写好后，压在了油灯下，然后，两手向后理了理那花白的头发，从小床底下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吃力地站在了靠着小床摆放的一张小桌上，伸手把绳子的一头，从椽子的空隙中穿过去，又把绳子两头对齐，从中间连挽了个死扣，然后把头伸过去，两只脚往前一蹬离开了桌面。等闹洞房的人乱了一阵以后才发现新娘不在了，便去四处寻找，边喊边叫，就是无人答应，这是才有人提醒是不是去小屋了，二林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跑出小洋房，急匆匆跑到芳妈住的小屋，见小屋亮着灯光，心中暗喜，心想：“不管怎么说，你在这呢，只要没事就好”,当他推门进去，直看到芳妈已经上吊，后面跟来的人也已赶到，等大家手忙脚乱地把芳妈卸下来时，可怜的芳妈已经气绝身亡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徐承志毅然北上 赵凤梧洗尘接风

书接上回，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元宵节过后，徐承志来辞别父母，准备北上，徐老汉夫妇自然少不了一些唠叨，特别是陈氏老妇人关心备至，牵肠挂肚的不放心，便对儿子语重心长的说：“儿啊，我跟你爹倒没什么，都是土埋到胸脯的人了，生死有命吧，只是苦了玉芬。你要是到了那边呀，跟着人家好好干，等有机会了，把玉芬也接过去，只有你俩在一起，娘才放心，明白吗？”承志急忙说道：“娘，孩儿明白，您老请放心，我到了北边一定会好好干，只有有机会，我一定回来把您二老还有玉芬一并接过去，这样，咱们一家人又能在一起了......”正说话间，徐庆瑞点着水眼袋，深深的吸了一口，好一会儿才从鼻孔里喷出白烟，从床头下拿出三根头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的金条和几十块银元，交给承志说：“儿啊，别再说了，上路吧，你把这些东西带上，穷家富路嘛，出了门，可就比不得在家了，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荒灾，看透了当局的腐败，看来，真不能当家做主的，非老“八”莫属了。自去年重庆谈判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大势所趋，老“八”势如破竹，老蒋节节败退，这不单单是天意，关键是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嘛......”徐老汉还想说什么，被玉芬打断了他的话：“爹，您就别说了，这些道理，承志心里跟明镜似的，就不用交代了，只有你们二人保重好了身体，承志在那边才能安心，时候也不早了，还是让他赶紧上路吧”这时，一家人才把承志送出门外，由玉芬和家人把他送往了车站。

徐承志登上了火车，不一会儿，火车便徐徐开动，承志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朝着窗外的娇妻挥挥手，之间玉芬腮边挂着泪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远去的火车......徐承志一路上走走停停，倒来倒去的，经过漫长的五天五夜，才来到山西太原，徐承志拎着棕色的大皮箱，刚到出站口，就远远望见接站的人群中，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踮着脚正在翘首观望呢，徐承志一眼就能认出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赵凤梧。二人见面，格外亲切，经过长时间的握手拥抱之后，赵凤梧才高兴的说：“自从收到你的回信之后，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一连几天都茶不思饭不想的盼望着你早些过来。一来呢，你也可以如龙得水，施展才华；二来呢，你我二人也可同舟共济，共图大业；这三来嘛......”还没等赵凤梧把这第三说出来，便从赵凤梧身后闪出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从穿着打扮和脸上还很稚嫩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如果不是一个伺候人的勤务员，便是一个专职的司机。因为他身材匀称，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穿戴讲究，头脑聪明，思维敏捷，时常保持一种谦和的神态。这个小伙子很礼貌地微笑着向徐承志点了点头，表示友好，便随手提起承志的皮箱，用右手往前一伸，示意凤梧和承志上车。这时，徐承志才抬眼望去，在出站口的不远处，停放着一辆从外国进口的黑色小轿车。两人这才松手，跟着小伙子来到车前，小伙子打开车门，两个人坐在了后排同一个座位上。司机先摁了一下喇叭，“滴滴”响了两声，汽车慢慢启动，穿越在大街小巷，徐承志顾不上观看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也不上欣赏那眼花缭乱的景致，只是聚精会神地听着赵凤梧的讲述：“这是司机小张，叫张岩铁，年龄不大，才二十出头，是阎长官的一个远房亲戚，现在专门给阎长官开车，人品很好，从小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一九三九年随母亲刘氏来到太原投奔阎长官，是一个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人，无论办啥事都很用心，非常牢靠。”这时，张铁岩下意识的扭了一下头，表示敬意。徐承志也赶忙打了个招呼：“小张你好！”张铁岩也谦虚地回了声：不客气，你好，你好。”赵凤梧这时又风趣地说：“承志兄，你可以是个风云人物了，留过洋的人就是了不起，连阎长官这样的人物都刮目相看。这不，我跟他说你今天就到了，他就像如获至宝，上午就一直催促要我们来接你，害得我们等了大半天，两条腿都麻木了。他今天还特意在酒店里订了房间，还要给你接风洗尘哩。”徐承志这时把身子往前就了一下，诚惶诚恐地说：“鄙人不才，何德何能，敢劳阎长官大驾，实在令人不安，听说阎长官喜怒无常，弟不知该如何应对，干脆，还是不去的好吧！”正说话间，车已停下，赵凤梧说：“晚了，已经到地儿了，你就乖乖的跟我走吧......”

这时，天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晋阳大酒店”门口已经亮了灯光，他们下车后，司机锁好了门车门，便迈开轻盈而矫健的步伐，径直来到了预先定好的那个房间。房间里金碧辉煌，文雅标志，房间里地上铺着地毯四壁墙上挂着壁灯，正头顶上是一盏九曲连环的琉璃灯，显得格外漂亮而温馨。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手一拨就会转的大圆桌，圆桌正中间放着一束不知名的鲜花，周围放好了杯碟碗筷，并没有什么高朋满座。司机小张招呼着承志坐下后，转身出去也不知干啥去了，这时，一个穿着制服的服务生进来，和颜悦色地说：“请问，能点菜了吗?”只见赵凤梧不假思索地回了句：“再等等，人还没到齐呢”服务生撂下茶壶，带上门走了。过了有一袋烟的工夫，只听见有“咚咚”战靴走路的响声，等靠近这个房间时，就听见洪亮而带有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声音问道：“他们在哪个房间？”“就前边这个，到了”能听得出这细嫩的声音是司机张铁岩。门开处之间进来一个个子不高，五十来岁，神气十足。上嘴唇留着胡子的军人，徐承志急忙站起身随机行了个军礼，心里想：这是阎锡山无疑，便恭敬地打了声招呼：“阎长官好”来人笑了笑，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风趣地看着承志说：“我的脸上又没写字，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阎锡山呢？嗯？”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后面跟着阎锡山一起来的几个军政要员也附和似的跟着一起笑了，反倒弄得承志没了意思。不过，徐承志本身就出自豪门，从小就读五经四书，纲常礼仪无一不晓，言谈举止无可挑剔，这种场面自然不会有闪失。因此，徐承志急忙回道：“哪里哪里，阎长官是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如雷贯耳，妇孺皆知，我徐承志也不例外嘛，这还有什么质疑吗？”就这么短短的两句话，就把整个房间的气氛活跃了起来，犹如潮水般的掌声，喝彩声，附和声汇成一片，阎锡山更是开心的笑了。用手指着徐承志的鼻尖说：“你小子倒是挺会说话，嗯啊，我听凤梧讲，你跟老蒋是老乡，凤梧跟我也是老乡，既然凤梧把你捣鼓到这边来了，这就叫吃周扶周。将来如果我跟老蒋翻脸了，你可不能吃里扒外向着老蒋啊”话音刚落，凤梧和那些军政要员门一起附和着说：“不会的，不会的......”这时，服务生早已上齐了酒菜，阎锡山端起了酒杯说道“诶，诶诸位静一静，听我说两句，今天是我近来最高兴的日子，就好比萧何月下追韩信，凤梧把承志给请过来了，承志呢，留过洋，是个枪械方面的技术天才，又懂外语，对我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露，耕者遇春风。关于咱们这个兵工厂，光仗凭老外是远远不够的，将来，这些洋鬼子们是绝对靠不住的。我们不能授人以柄，我们总得着手培养一批自己的技术人才。嗯，我看关于这个工厂的内部管理嘛，赵凤梧德才兼备，堪称统帅；徐承志嘛，足智多谋，可谓先锋，有你们二人同心协力保驾护航，何愁我们山西不保？榆次古镇，是山西之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与寿阳、和顺交界；西同清徐毗邻；南与太股接壤；西北与太原相连，是晋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进可攻，退可守。所以老蒋当初把兵工厂建在这里，也是煞费苦心的。单凭给它命名叫‘经纬厂’可见老蒋对这个厂子多么的器重和上心。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它经营好，保护好，一定不能有丝毫的差池和闪失。今天我老阎就拜托诸位，用自己的铁肩挑起这个重担了啊。来。为了我们的灿烂明天，共同举杯，干了”话音一落，只听见所有在场的人随声附和“干，干”然后就是一阵叮叮咣咣的玻璃杯撞击的声音。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 第七回 徐承志如龙得水 徐庆瑞思儿传书

话说那天晚上，在晋阳大酒店的一个雅间内，徐承志从容地应对着那些红极一时的军政要员，那些人也挖空心思地想着法子讨好阎锡山，因此，整个晚上只觉在这个房间里，始终是乌烟瘴气，酒臭味扑鼻，烟熏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但这些人仍然是推杯换盏，猜拳兴令，手舞足蹈，言语癫狂，已然到了不能自制的地步，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最后，直喝的一个个酩酊大醉，眼冒金星才算结束。那一夜徐承志和赵凤梧就住在了酒店，等人走席散以后，徐、赵二人才屈膝畅谈多时，直到天快亮时，二人才休息不提。

第二天早上，徐、赵二人刚刚起床，正在洗漱，便听见有人敲门，赵凤梧随口应声：“来了，来了”便把房门打开，门开处，只见昨天的那个司机张铁岩走了进来，笑盈盈地问道：“昨晚休息好没？还习惯吗？”，赵凤梧急忙回答：“我倒是还行，就是不知徐兄一路鞍马劳动，又熬了那么深的夜，是否休息得好……”,这是徐承志已经刷罢了牙，洗罢了脸，随手取下一条毛巾，擦了一把手脸，调侃道：“有阎长官如此抬爱，又有赵兄这么关心，咋能休息不好呢？还可以吧，不过，昨晚最辛苦的恐怕就数着你小张了，我都不知道你是如何把那些瘟神似得酒鬼们奈何回去的……”，没等承志把话说完，只见张铁岩苦笑了一声说：“哎，没有办法，我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没什么，这就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三个人诡秘的笑了。这是，有服务生过来招呼道：“一楼餐厅早餐是免费的，如果需要的话就及时下去，等过了点就没饭喽”，说罢调头离去，这时赵凤梧看了一下徐承志的脸说：“怎么样？下去吃点吧？”，徐承志说：“算了吧，昨晚的东西还没消化过来哩，况且，人家小张还在这等着哩，赶紧收拾收拾走吧。”，说罢三人便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下楼结完账出门走了。

等三人拿着行李上了车，小汽车在稠密的人群中徐徐前进，好大一会儿工夫才驶出太原城，朝着东南方向奔驰而去。在车上，赵凤梧风趣地说：“在你的信中得知你已经结过婚了，恭喜恭喜，这次算我不义，把你二人拆开，天各一方，身居两地的，相隔千上万水，害的嫂夫人独守闺房，我也于心不忍，况且，令尊高堂俱已年事已高，将近古稀之年，仁兄本该在堂前尽孝，却被小弟强人所难，实在抱歉，还望仁兄见谅。但现如今，国至多事之秋，民处水火之中，我等中华志士，肩负兴亡之职，施展横溢才华，实现崇高理想，走光明之正道，挑铁肩之重任，以国事为最先，造福祉于苍生，不求青史留名，唯图今世心安，这次只要有了仁兄的冲锋陷阵，保驾护航，到时候一定会事半功倍，大事可成”，说到这里，赵凤梧显得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再也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喜悦。

听到这里，徐承志不由得心潮起伏，波涛汹涌，先前是沉甸甸、酸溜溜的一阵子，听到后来又感觉甜滋滋、热乎乎的，他下意识地把身子向后一靠，先是打了个咳声，随即深沉地说：“家父本想让我继承好家业，力求进取，奋发图强，即使没有什么共鸣前途，总也可以安居乐业。可我不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不想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我也体会到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所以我也想为国家兴亡出一份绵薄之力，至于家里的事情嘛，父母虽然年迈，但是身体尚健，至于玉芬，是个大家闺秀，上过师范，通情达理，深明大义，她虽然也是女流之辈，见识不亚须眉，有抱负，有理想，这次我能顺利来晋，也少不了她一份功劳，是她的一番衷肠，坚定了我的意志，至于父母年迈，堂前有玉芬替我尽孝，我也就大可放心了……”，说话间，轿车风驰电掣般穿越过无数村庄小镇，来到了距离太原有五十里路的榆次老城，赵凤梧兴致勃勃地说：“好了，马上就到地儿了，你看这座老城，始建于隋朝开皇二年，历经沧桑，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了，仍然保持着那份古色古香，老城内，南北大街，城中心有城隍庙，老县衙，文庙，凤鸣书院，钟鼓楼，清虚阁，思凤楼，大乘寺，西花园，晋公祠等，仍然是古朴古风，玲珑剔透，屋瓦雕檐，金碧辉煌。这里的风土人情更是朴实厚道，等安顿下来以后，你可挨个转转，等有机会，我再跟阎长官请示一下，虽好能把令尊令慈还有玉芬一块接过来，这样就解决了仁兄的后顾之忧……”，没等凤梧说完，徐承志便感慨万千地说：“多谢仁兄好意，就不用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何德何能，怎敢奢求，望仁兄千万不敢造次，还是低调些吧，还有那些专家和元老们看着呢，做事不宜太张扬，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你说是吧？”，赵凤梧听罢频频点头，对承志的为人处世由衷的佩服。

明月如梭，光阴似箭，徐承志自离开家乡，跋山涉水来到山西榆次老城郊区的兵工厂，不觉已一年矣，在这一年里，徐承志和几个技术顶尖的人物一道，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历经多次技术革新和改良，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式武器，通过地下交通站，都运到了太行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交给了八路军总部，曾多次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以及皮定均副总司令的嘉奖，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战斗在没有硝烟战场上的豪杰英雄，他们的精神和信仰是伟大的，可歌可泣的。且不论当时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多么的恶劣，生活条件多么艰苦，仅仅当时在白色恐怖下的腥风血雨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恐惧，都是常人所不能忍受和想象的。

那天像往常一样，徐承志吃过早饭，照常上班，当他路过保卫室时，被门卫老张头叫住了：“徐专家请留步！”

徐承志先是一愣，然后又镇定下来，从容的含笑道：“诶，张师傅叫我？有事吗？”

“嗯，这里有你一封信呢”

说话间门卫老张头已经把信递过来，徐承志一听是自己的信件，便迫不及待地问：“哪儿来的？”，老张头眯起了眼，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寄信地址，和颜悦色地微笑道：“浙江奉化来的，大概是家书吧。”，说着便吧信件递给了徐承志，承志双手接过信封后，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就知道这封信，是来自家父的。

等徐承志下班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这才拆开信封，仔细阅读着父亲的来信。

“承志吾儿，见信如面。

自尔去后，吾等犹如鱼雁往来，许久未晤，甚是思念。父亲本不愿致书与你，但你母亲思儿心切，休烦父母之举是盼，古人云：“儿行千里母担忧”，今信无别事，只是吾儿只身在外，左右无人照顾，吾等甚是挂怀，另，近闻北方战事吃紧，风云变幻，时局动荡，殊不知天下何时太平，目观当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指日可待。故，父只担心吾儿年轻气盛，做事不知进退，事关前程，务须斟酌，不可造次，一意孤行。遇事定要三思，首先明哲保身，方可以图长久。谨记：国难当头，当尽匹夫之责，欲明事理，必辩是非，誓做莲而出淤泥不染，权当翠竹，未曾出土现有节。耳欲聪，眼要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为功臣，不做国贼。再者吾与汝母俱过花甲，年近古稀，生死由命，不必挂怀。现今，已是风烛残年，力不从心，日渐衰退，苟延残喘。神龟虽寿，毕有竟年，吾等若是驾鹤西去，往生极乐，自不必伤悲，节哀顺变。徐门之幸，全凭祖上阴德，吾等之寿，天年有限，而今，吾等之愿谅儿心知肚明，只求吾儿想方设法和玉芬团圆，愿苍天有眼，祖宗庇佑，望吾儿早得麒麟，续我徐门香火，父母虽死而无憾事了……”

徐承志从头到尾看罢，不由得一阵心酸，眼眶早已湿润，看的字迹模糊，心如刀割一般，仔细想想，扪心自问：自己是个晚生之子，自从出生以来，就像个心肝宝贝似得，一直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从事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未受过丝毫的委屈，从小到大，父母的养育之恩，情深似海，可如今呢？父母已至暮年，皆已白头，可自己呢？似海之恩，尚且点滴未报，不由得心中一阵剧痛，深感愧疚，思来想去，心乱如麻，简直是六神无主，心神不定，他拿着父亲的来信在自己的房间里，倒剪着双手，眉头紧锁，踱来踱去，仿佛看见父母瘦骨嶙峋的卧于病床上，满眼里都是盼儿回归的眼神。想到这儿，徐承志再也忍受不了，归心似箭，晚饭也没心再吃，便拿着这封父亲的来信，直接去找他的好友赵凤梧商量计策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徐承志思家探亲 赵凤梧挽留英贤

上回书说到，徐承志拆开父亲的来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一遍，不觉心中波涛汹涌，思绪万千，想到父母一生，乐善好施，年过四十才生下了自己，自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全家如获至宝，真是娇生惯养，关心备至，捧在手里怕摔了，噙在嘴里怕化了。七岁入私塾读书，起居食宿，饥寒饱暖，父母照顾的体贴入微；长大后本该替父母操劳，做个顶天立地的顶梁柱，父亲却不惜重金让自己出国留学，先是到了日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转道苏联，接受俄共布尔什维克教育，并专门研究先进武器和弹药，回国之后，本该守在父母身边以尽人子之孝，可现在却又远离故土，告别家乡，和父母妻子身居两地，天各一方。如今父母一世辛劳，几乎油尽灯干，说不定哪天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却落得个不忠不孝，怎对得起生养自己的苍天父母，又有何颜面去面对徐门堂上的列祖列宗呢？有道是：儿女犹可再造，父母怎能重生？想到这里，瞬时间思家之切难于抑制，眼眶被揉的红肿，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眉头紧锁，心乱如麻。正在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之际，他灵机一动，思忖片刻便把书信装进了衣兜，熄灭了灯，带上门，径直来到赵凤梧住的宿舍门口，一看赵凤梧的宿舍还亮着灯光，心中暗喜，于是伸手在凤梧的宿舍门上“砰”“砰”“砰”轻轻地敲了两下，凤梧听见有人敲门，便很习惯地问道：“哪位？这么晚还没休息？找我有事吗？”，说话之间，急忙打开了门，门外应了声：“是我呀，承志，我有事找你。”

门打开之后，之间承志心急如焚地跌撞进来，把凤梧着实吓了一跳，凤梧吃惊地问：“承志兄，你这是咋了？看你急成这样，莫非出啥大事了……”。徐承志喘了口气，连忙从衣兜里掏出那封父亲的来信递给了凤梧，然后怏怏不乐地说：“你看看这个，是我父亲来的，我就是来跟你商量这该咋办哩，不行的话我只有辞职不干了，父母也都老了，俱是灯影里的人了，真的经不起任何弹打，我不在他们跟前，我又没个三兄四弟的，谁替我尽孝？所以，我实在放心不下二老的身体，常言道：一年春为首，百善孝为先嘛，所以，我想辞掉工作，回家尽孝，使得父母也能够安度晚年……”，没等承志把话说完，凤梧已经把手中的信粗略地看了一遍，只见他眉头一展，看着承志的脸色，略加思索地说：“依我看啊，你如果就这样辞职回去，守在堂前，不离左右，只是为了给父母端汤送饭，不思国家之安危，岂不是鼠目寸光，愚忠愚孝呢？就依令尊的处事风格，我谅伯父伯母也不会答应你这样做的,其实，我也早就为你考虑过了，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哩，关于你的事情，情况比较特殊，我已经多次向上级反映，延安那边，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一再指示：首先保护好承志同志的人身安全，老阎这边呢，也一再强调：要慎重考虑承志安家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掉他的后顾之忧。正好，既然目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不妨把想法给你说说，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峻，老蒋和斯大林是反贴的门神不对脸儿，这不，苏联把他们所有的专家都撤走了，空了不少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我本想等着开了春，就把伯父伯母还有玉芬一块接过来，可考虑到徐家在江南也是家大业大的首富，怎么能说走就走的干净呢？所以，我就一直没办法和你开这个口，我这样考虑，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能够使你安心在这里工作，不再挂念家里的一切，因为这都关系到日后的兵工厂能否和平过渡，你可是个关键的人物，因此，这里的确不能没有你。”

承志听凤梧说完，像个小孩子似的，高兴地眉飞色舞，激动地一把抱住凤梧的身子，感激涕零，他们两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

书要简短捷说，头天晚上徐承志听完赵凤梧这么一说，正中下怀，不由得心花怒放，笑逐颜开，高兴地在自己宿舍里一宿没有合眼，第二天清晨便向厂里请了个探亲假，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一路无语，不一日回到了奉化老家，见到了一双年迈的父母和如花似玉的娇妻，陈氏老夫人见到儿子回来，先是老泪纵横，激动地说不出话，一把拉住承志的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自己的儿子，仿佛在做梦一般。此情此景，真的是催人泪下，徐承志不由得鼻子一算，只觉得眼前模糊，嗓子眼也好像堵了什么东西，哽咽着叫了一声：“娘~”，便“噗通”一声跪倒在了母亲的面前，这是徐老汉和玉芬各自来到了承志的跟前，承志见到父亲，只见父亲比先前又苍老了许多，泣不成声地说：“爹，娘，孩儿不孝，不在你们身边，还常使二老惦记，你们的身体怎么样？还好吗？……”，玉芬含情脉脉地站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见她如花的粉腮上的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地往下落着，不只是激动还是伤心，她把自己的脸扭向了别处，好像是不想让丈夫看出自己伤心的样子。徐老汉见状连忙把话岔开：“哎呀，志儿，快起来吧，别跪着了，我们都很好，守家在地的，况且，又有玉芬这么贤惠的闺女在我们身边，还能受啥委屈不成？倒是辛苦了玉芬，每天忙里忙外，收干晒湿，端汤送饭的全是她一人侍候着，真的跟亲生的闺女没有什么两样……”，陈氏老夫人好像这才明白过来，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在梦里，而是孩子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便用颤抖的声音，撕心裂肺地呼叫着：“儿啊，你可回来了，都快想死娘了……”，老夫人还在呼天抢地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着，久久不肯放手，这时徐老爷子便温和而又严肃地说：“算了吧，你就别啰嗦了，志儿还没进门哩，光你就没完没了的啰嗦个不清了，也不说志儿饿不饿，也不问问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一直站在院里也不是个事呀，就先让孩子回屋歇会儿再说吧。”，说罢便又扭脸对玉芬说：“芬啊，你也别难过了，咱不都盼着志儿回来的吗？这下他回来了，不就好了吗？你快去厨房给他做点饭吧，他从小就爱吃荷包蛋，你就给他弄几个，让他吃个够。”，这时，玉芬便用衣袖擦了擦腮旁边的泪珠，低头“嗯”了一声，转身往厨房去了。

到了晚上，承志来到父母的房间，便把收到父亲的书信以后，如何连夜去找凤梧，凤梧又是如何安排让他举家北上的事，从头至尾给父母讲述一遍，徐老汉听罢，不惊不喜，微皱眉头，沉思不语，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半天没有说话，可以看出，徐老汉此时此刻，心里非常矛盾，对于是否北上，如何处置家业，他是犹豫不决的。

徐承志揣摩不透父亲的心思，也不便再多说什么，这时，屋里头很静，只听得外间客厅的大座钟“滴答”“滴答”的响声，这种气氛僵持了很久，还是老夫人打破了沉寂，“老头子，你看你，孩子跟你说了大半天，难道就没进你耳朵？让孩子白费半天口舌，你瞧你跟中了魔似的，发什么呆呀？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给孩子个痛快话……”，没等老妇人把话说完，徐庆瑞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顺手把手里的水烟袋往桌上一撂，朝徐承志递了个眼色，随后说了声：“志儿，跟我来”，说罢，便拉着承志的手出了正房，神神秘秘地朝着后花园走去，徐承志此刻像是被泼了一头雾水，对父亲怪异的举动也非常不解，只好跟在父亲身后，唯唯诺诺，且行且停，摸索着走过了弯弯曲曲、遥遥迢迢的曲径回廊，才来到后花园的书房门口，徐老汉从腰间摸出一把有拃把长的黄铜钥匙，打开了一把有三寸见方的黄铜毛蓝锁，“吱呀呀”推门进去，徐老汉从身上又掏出一盒火柴，点燃了蜡烛，然后回身把门闩上，才示意承志搭把手，把靠墙摆放的一张八仙桌挪开，又掀起向上挂着的一幅关公轴像，露出一扇小门，徐老汉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在里面挑来拣去，最后找出一把锯齿状的铜钥匙，打开小门，徐老汉便侧身过去，徐承志好像有些心虑，先是一怔，倒抽了一口凉气，便跟在父亲身后，战战兢兢地徐徐渐进，这个书房的后墙，是靠着后花园假山砌的，所以进了小门就是向下走的石砌台阶，尽管徐老汉在前面擎了支蜡烛，但是仍然是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就在这时，只听得徐老汉“哎呀”一声，手里的蜡烛掉在了地上。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便知。

# 第九回 地窖中发现珠宝 小两口商量计策

书接上回，少话不表。上回书说到：那天晚上，徐承志跟在父亲身后，从后花园书房的后墙上祖宗轴像背后的那扇小门进入密道，正行走间，只听见徐老汉“哎呀”一声，手里的半截蜡烛掉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尖叫，把徐承志着实吓了一跳，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像触电似的向后倒退了两步。当他定神之后，急忙问了声：“没什么，是条大花蛇”当承志上前准备捉蛇时，它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他们爷俩走了两三丈远，便隐隐约约看见里面还有一道铁门，由于这里和外界长期的封闭隔绝，密道和铁门都是湿漉漉的，并且有难闻的潮气扑鼻。徐老汉来到贴门前，把手里半截蜡烛递给了承志，他自己又从腰间掏出那串钥匙，借着惨淡的烛光，从中挑出一把锯齿状的方屁股圆孔的紫铜钥匙，这是一把暗锁，锁芯直接镶嵌在那扇贴门上。徐老汉把手里的钥匙对准锁眼，左拧右转了好一阵子，门才被打开，看来，这是个神秘的地方，平时恐怕就连徐老汉本人都不经常来。进去铁门后，徐老汉又点着几根火把，便把这里照的通明，等徐承志缓过神来仔细观看时，才发现这地方有三间屋子大小，里边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古玩字画。另外，在靠着西墙跟离地有尺把高的货架子上，摆放了有五六只外面用水牛皮包裹着的木制大箱子，箱子的角角楞楞都是用铜皮铜钉镶嵌的，耀眼明光，铜鼻儿铜扣儿，铜搭镣儿都是精工细作。徐老汉站在一旁，得意的用左手捻着自己下巴上的那部有虎口长短的花白胡须，笑眯眯地用右手一指那几只箱子，示意承志自己打开。承志心领神会，疾步来到那几只大箱子跟前，一一打开，“哇”徐承志真的傻眼儿了，尽是黄澄澄，白花花，红红绿绿的稀世珍宝，承志看罢，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只是不自在的搓着双手，用神奇的目光看着年迈的父亲，这时，徐老汉开心地笑了。徐承志像是到了天堂宝殿，就是不想离开......

当徐承志搀扶着父亲走出密室，回到正厅之后，掩上房门，徐老汉坐在祖宗轴像前那张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徐承志站在父亲身后，给父亲捏揉着肩膀。徐老汉抬手拍拍承志的手，露出一副得意而自豪的神态，漫不经心的说到：“志儿啊，我本不打算这么早就告诉你这个秘密的，这可是我们徐家几代人的心血啊，说实话，积攒这些东西，真的不容易啊”说着说着，徐老汉不由得落下了两串心酸的泪珠。接着又慢条斯理的说：“我们徐家，世代以耕读为本，仁德传家，勤俭持家，法度治家，经商兴家，诚信厚道，童叟无欺。不偷，不抢，不拐，不有毒的不吃，违法的不干济困扶危，乐善好施。久而久之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你见的那些黄金，白银，琥珀，玉石，翡翠，还有那些麝香，蚌，可都是无价之宝。这些是黄白之物，本来是打算代代相传，留给后人以防不测用的，可是，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哩，再说我跟你娘已经是土埋脖颈的人了还能有几天活头？干脆就提前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吧，我也就省心了......”说到这儿，徐老汉便打了个唉声，看得出他对当前的时局感到了惆怅。承志见父亲不高兴，连忙劝道：“爹，您老可千万别这么想，其实呀，真正能救中国的也只有共产党八路军了，那才是人民的救星，国家的主人呢。我这次回来呀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凤梧在那边已经打点好了，他说到年关了让我先回来陪爹娘过个年，等明年开春一准把你们二老和玉芬一块儿接过去，省得我们两地生活，谁都是牵肠挂肚的不放心......”没等承志说完，徐老汉劈口说道：“那咱这个家呢？就不要了？常说穷家还难舍哩，就别说咱还有这么大家业了，这是说走就走的了的吗？”“唉，别生气了，爹，您老见多识广，您说咋办就咋办吧，啊，只要您老不生气，咋办都行。”这是徐承志安慰父亲说的话，这时，客厅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了十二下，徐老汉向承志摆摆手说：“天不早了，今儿个刚回来，人乏马困的，先去休息吧，随后你也跟着玉芬商量商量再决定吧。我也累了，你也休息去吧......”

当徐承志辞别了父亲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只见玉芬还在如豆的残灯下做着针线活呢，承志心里明白，这完全是在等自己回来呢，便关切的问道“哎呀，玉芬，天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只见玉芬娇滴滴的笑着说：“人家不是在等你的嘛，谁知道你们爷俩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承志说：“瞧你说的,人常说‘父慈子孝，天经地义’嘛。”玉芬接着说：“天都大半夜了，都跟爹唠了些啥呀？”说到这，徐承志沉思片刻，便把今晚所发生的一切，从头至尾，一五一十跟玉芬说了一遍，玉芬听罢喜出望外，但心中又忐忑不安，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连儿子都不想叫知道的秘密，是根本不会让儿媳知道的，就更别提是个刚进门的新媳妇了。想到这儿，玉芬急忙打算承志的话说：“你快别说了，赶紧睡吧，你是疯了？还是喝多了？干嘛给我说这些，我毕竟是个刚过门的媳妇，还不够格呢，你就不怕犯了忌讳？你也不怕爹拿家法来治你的罪吗？”承志很坦然的笑道：“这不是我徐家对你高看一眼嘛，其实，这事倒真还有个规矩哩，那就是不等上一辈人老死的时候，是不会对下一代人说的。特别是俺家，一连几代都是单传，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你就不一样了。况且，在父母眼里，你可是我们徐家的大恩神，这不，爹还交代让我跟你商量呢，俺这一家三口可没有谁把你当外人的。”玉芬听罢，心中自然也觉得美滋滋的，随后，便把脸凑到了承志的耳边，小声嘀咕着，试探似的问道：“夫君，你打算怎么处置这笔财富呢？” 承志回答说：“我还没想好呢，叫你说，突然间冒出这么多珠宝，搁谁都没有主意......”

“我倒有个想法，就是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况且这是徐家几代人的心血，如果真要这么做了，我觉得光父母这一关就说不过去。”玉芬若有所思的说。

“诶，你要是有好主意，不妨说来听听，先不说父母如何打算，你得看我这一关能不能过去，只要我觉得可行，父母那我去开导，怎么样？”

“我想啊，咱倒不如把这些东西想方设法交给八路军吧，因为他们真的太需要这笔钱了，你知道的，蒋介石早在三年前就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和所有军需物资。现在为了全国解放，已经快要打到黄河边了，你想，他们的枪支，弹药，药品，军装，军鞋，啥不需要钱呢？”

“你说的倒也是，我也早听说八路军真的是太艰苦了，不过，现在好在八路军已从东北战场上一路势如破竹，已经打进石家庄了。太原解放也是指日可待，因为老蒋跟老阎从来就不是一条心，老阎现在已是四面楚歌，自顾不暇了。现在，凤梧还在酝酿如何赢得兵工厂的控制权呢，他需要我的帮助，所以这次回来，我也不能多待，咱又没能力把这些东西弄到解放区，这可如何是好呢？真是愁死人了.....”

“不要紧，只要你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的话，父母的工作你来做，我来想办法”

“你一个女流之辈，整天足不出户的，能有什么好办法，那么多的东西，尽是些黄白之物和珠宝，万一有个闪失，那可了不得。还有咱徐家这么大的家业，你如何处置？如果处置不当，爹娘会同意吗？他们可是省吃俭用一辈子，如果这样做不等于是要他们的命吗？”

“我想爹娘那儿问题也不大，自从我过门一来，发现咱爹咱娘可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你不觉得咱爹今晚能跟你亮这家底儿也是一种暗示吗？” “我倒没想到这一点，可还有咱家这一切家当呢？怎么办？这可不是什么破玩意儿说扔就扔了呀，再说，地窖中的那些东西那么刺眼，你往哪捣鼓啊，你又怎么捣鼓?”

“唉，其实吧，这如果要是太平年代，就甭说爹娘舍不得这些东西了，就搁我，我也舍不得，可是你瞧现在这兵荒马乱的都不成世界了，大当官的都朝不保夕了，何况咱这些平头百姓呢？现在除了命是自己的，那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就不如交给中共南方局的人，由地下组织想方设法交给八路军就行了，关于咱家的厂子和店铺，可以委托给那些忠诚厚道，老实可靠，德才兼备的厂长和掌柜们，让他们兢兢业业地料理着，咱也甭亏待人家就是了。有句话叫做‘用人不疑’嘛，你觉得呢？能行不？这只是我的想法，不知你尊意如何？”二人正说话间，不觉天已大亮，要知承志听了玉芬之言如何回答，请看下回便知。

# 第十回 离江南举家北上 老城内住进洋房

前文表过徐承志和刘玉芬正说话间，不觉金鸡报晓，天色将明。徐承志也是感慨万千，兴奋地拍了拍玉芬的肩膀，由衷地夸赞玉芬道：“你真不愧是女中魁首，巾帼美贤，虽身不在男儿之列，倒却有须眉之志也”说罢，两个人便开心的笑了。这时，天已放亮，院子里已经听见老家院“唰唰”的扫地声，他们俩哪里还有睡意？直接来到书房，漱洗了一下，便给父母请安去了。关于他和玉芬昨晚商量的事，本想跟父母说说，但又害怕伤着爹娘的心，因此欲言又止，他心里想，要不，干脆等过了年再跟爹说吧。徐老汉虽然也看出了儿子的心事，但儿子不说，他也没问。

转眼之间，就过年了，这个年过的都不开心，徐老汉夫妇只觉得成了儿子的累赘，徐承志心里像压了块石板，原来和玉芬商量的事，一直没法向父亲开口。这几天，他的眉头已拧成了疙瘩，等到正月初六那天晚上，徐老汉憋不住了，把儿子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对儿子和颜悦色地说：“志儿啊，这年前年后一直见你闷闷不乐，到底啥事儿还不能跟爹娘说的？说吧，到底啥事，说出来叫爹娘听听，至少你心里会好受些。”承志急忙强装笑容说：“爹，是您老多心了吧，没有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其实承志这么说完全是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才这么说的，徐老汉听罢不高兴了，带点责怪的口吻说：“哼，知子莫如父嘛，你有没有心事，我这个当爹的能看不出来？说吧，到底啥事？”承志见瞒不过父亲，才把那天晚上和玉芬商量的事，跟父亲讲说一遍，徐老汉听罢，沉思了良久才说出话来：“唉，天道沧桑，人逢乱世，倭寇未除，内战又起，我徐氏几代人的心血，一旦付之东流，叫我这心里呀，真是有太多的不舍，可我心里明白，这也是明智之举了，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这大概就是天意，就一切顺其自然吧，既然这样了，我还有啥好说的？我只有一个心愿：‘我不求你的仕途前程多么光明伟大，也不希望你刻碑立传耀祖光宗，只求我徐氏后人能够像莲藕一样出自淤泥而不染，又能像翠竹那般未曾出土而先有节......’”老人的一番话，语重心长，催人泪下，他自己也落下一串深情的泪珠。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之日，承志陪同父亲到祖坟上祭了祖，徐老汉烧罢纸，磕罢头，站起身来，喃喃自语道：“徐门堂上的列祖列宗在上，不肖子孙徐庆瑞在此叩拜，望祖宗有灵，功德庇佑，保佑志儿平平安安走上正道，我庆瑞就于心无愧，死也瞑目了。”说罢，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才一步一回头的离开了。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七年的正月十六，徐承志又收到了凤梧的来信，信中写道：“承志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自兄走后，甚是思念，本欲前往贵府会晤，但这里难于脱身，望兄见谅是盼，先问令尊令慈近来身体可好?但愿康泰无恙。关于当初吾与你所谈之事，现今俱已办妥，只盼仁兄尽快处理家中一切事宜，能够早日携全家来晋相聚是盼，若有难处，望回信告知，弟当设法相助，若兄携眷到来之日，弟定恭候迎接。弟：凤梧，顿首。民国三十六年正月。”承志看罢，便拿着这封信笺来找父亲商量，等父亲看罢凤梧的信后，沉思不语，一股劲地抽着水烟，徐橙子也不知所措，更不知从哪里开口，只好等着父亲发话。等徐老汉“咕噜噜，咕噜噜”地抽完了两袋水烟，用那根纯银烟扦挖掉了烟锅里的烟灰，把烟袋往那条几上一放，下意识地瞟了承志一眼，然后，不冷不热的说：“去，你去把玉芬叫过来。”“诶，我这就去。”说罢徐承志便出去了，转眼回到了自己房间里，不说三四，拉着玉芬就往外走，玉芬见承志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由一愣，忙不迭声地问：“怎么了？你要拉我去哪啊？”承志连忙回答说：“别问了，快走吧，爹叫你去呢。”玉芬听罢不再作声，跟随承志来到后堂，只见徐老汉在那儿等候着，玉芬上前，忙行过“万福”之礼，口称：“爹爹在上，唤孩儿前来，有何吩咐？”徐老汉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开门见山，直言不讳地说：“事已至此，也就不再客套了，志儿的朋友又来信了，刚才我已经看过了，内容是想让咱全家北上太原定居，也不知道你啥想法，我跟你娘都已古稀，哪儿也是黄土埋人，就不想颠簸了。要不，你跟志儿走吧，我跟你娘留下，暂时守着这半份家业，到啥时候说啥时候吧。你俩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哩，到了太原啊，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也就放心了⋯⋯”没等徐老汉说完，玉芬就声泪俱下，打断了徐老汉的话说：“爹，您老千万别这么说，咱一家人不能分开，要走都走。如果你跟娘都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我就永远留在你们身边，替承志尽着孝心。不过，人家凤梧如此义气，效仿古人，为朋友两肋插刀，重情重义，也是盛情难却，不如你跟随承志一块先走，你们到那边看看能否过得惯，如果过得惯，我再过去找你们，如果过不惯，我就让承志再把爹娘送回来，咱们就一起在家过日子，怎么样？”承志听罢，连忙插嘴说道：“爹，我赞同玉芬的想法，你觉得呢？”徐老汉一脸凝重的表情，然后自责的长叹了一声：“唉，我跟你娘真的成了你们的累赘了⋯⋯”说罢就再也没有说话。

随后的一连几天里，承志和玉芬不懈的做着父母的工作，总算做通了，还是按照玉芬预先说的承志带上父母先走，然后，玉芬再去找他们，家里的一切事宜，暂由玉芬全权处理与安排。回头再说那天徐承志和两个心腹家人陪同一双年迈的父母，来到了古城太原。他们刚一下车，早有赵凤梧和几个厂子里的重要任务在那等候，一见面，凤梧便急忙上前迎接徐老爷子，先是抱拳当胸，一鞠到底，然后抬起身说：“这位就是伯父吧，久违了，您和伯母的身体都好吧？”“好，好，托你们的福啊，你看我们尽是给你们添麻烦，真是让你们费心了，不好意思了啊。”徐老汉满面春风地回着赵凤梧。“哪里哪里，你老就别介意了，那都是我们分内的事，以后啊，到了这儿，就跟在自己的家一样，不管有啥事，只要您老言语一声就行了啊，你可千万别客气唷。”说罢，各自双方互相做了介绍，然后便一起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一路风驰电掣，只见路旁的两行法国泡桐和那些高大建筑，向后倒去，不一会儿，便来到了榆次老城边上的那座兵工厂附近的一片欧式建筑的红色小洋房生活区。只见这些小洋房是中西方结合式的建筑，从外观来看，是欧式小洋楼，而自带中式的四合院，远远望去，但只见红砖砌就的雕墙；青石铺成的路径，影壁墙前绿油油一片君子竹；大门两边，郁葱葱的两颗迎客松；琉璃瓦顶，四面收坡，屋脊上砌就着二龙戏珠，影壁墙上磨砖砌就，雕刻的是丹凤朝阳。二层小楼，巍峨处处，小院围墙，精工细作，门窗户扇，巧夺天工，能工巧匠难造就；彩阁雕檐，四面挑角，二十八宿也发愁。进去大门，是曲径回廊，假山旁边是六角凉亭，凉亭内摆放了一张精工细磨的汉白玉圆形石桌，石桌周围又放了六只汉白玉石墩，真是此物凡间少，犹如东海水晶宫，看上去真正的气派，见过的也的确眼馋。

当赵凤梧从车上下来，领着徐老汉老两口来到洋房门前，示意他俩先进院子时，徐老汉连忙摆摆手说：“哎呀，使不得，使不得，这是什么所在，如此金贵，是我们这号人随便进去的吗？凤梧，干嘛领我们到这儿来，是不是⋯⋯”没等徐老汉说完，赵凤梧就笑哈哈地说：“伯父，你看你老说到哪去了，这里呀，从今天起就是您老的家了，这是阎长官特批的，这是因为承志有功劳，才能享受这样待遇的。”徐老汉听罢凤梧的话还是连连摇头说：“什么？就让我们住这儿 呀？我可不住，僧寺不僧寺，道观不道观的，我们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我们可不住这种庙宇。”凤梧连忙解释说：“伯父，您放心吧，这是人家国外专家住的别墅。”“什么？这是洋鬼子住过的地方？他们不好好待在自个儿家里，跑到这来干嘛？也像日本鬼子一样，觊觎中国这片沃土了吗？”徐老汉有些不耐烦地问着凤梧，“不是，不是，这是美国和苏联给咱们派来的技术专家，是来帮助咱国制造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这不，苏联明着支持共产党了，老蒋和苏联的斯大林闹翻了，斯大林就撤走了他们的专家，才有了这几栋空房子。这回呀，你跟伯母就放心的住吧，等随后玉芬也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就享受那天伦之乐吧。”赵凤梧一边说着，一边领着徐老汉他们已经来到了小洋房内，只见屋内窗明几净，摆设考究，门扇和窗户上都安着玻璃。本来就用白灰粉过的墙壁上又粘贴了一层油光发亮的壁纸，把个明三暗五的房子装扮的分外妖娆。此时的徐老汉才松了一口气，嘴角也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